

香港淪陷記

唐海著

新新出版社

香港淪陷記

(每冊實價三百五十元)

作者 唐 海 著

發行人 賀 尚 華

發行所 上海雲南路七號
新新出版社

工業大樓308號

經售者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卅一年三月初版(E)
中華民國卅五年一月再版(A)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學
社

PDG

目錄

一 甯靜的星期日	一
二 「真的？還是假的？」	六
三 夜晚的九龍	一二
四 偷渡	一六
五 慌亂的退却	二四
六 焦急的期待	二八
七 在香港大酒店	三三
八 觀戰東山台	三七
九 「和平之門」關閉後	四三

新學
社
PDG

十	買米和領飯	四六
十一	飢餓的平民	五二
十二	砲彈插曲	五六
十三	防空洞	五七
十四	一〇三號防空洞裏	六三
十五	「謠言！」「謠言！」	六七
十六	黑色餉聖誕節	七三
十七	行路難	八一
十八	劫後風光	九一
十九	流氓世界	九九
二十	再見！隔臭了的香港	一〇五

一 寧靜的星期日

「在非洲的沙漠裏，有這麼一種駝鳥：當牠遭遇到敵人而無法抵禦時，牠就把牠的頭部深深埋入在沙漠裏——雖然牠龐大的身體還依舊暴露在外面，牠以為自己看不見危險，危險就已經不存在了。這種把頭部藏在屋內裝作看不見危險的駝鳥生活，就是香港的人民生活。」

記不清是那一位外國記者，曾經在抵達香港一個時期後的廣播中，說明他對於香港的印象時，用了上面這樣的一個譬喻。他指出香港人民的安定生活，不過是一種駝鳥式的生活，危險正潛伏在四周，但，自己卻裝着看不見，不理會。

裝作看不見，不理會，不想到漫天烽火의 戰爭，香港確是安定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一個星期日。休假日特有的安閒，表現在電影院滿座，酒吧間堆滿了客人，舞場裏不停的發散着爵士音樂上，四周找不出一絲的戰爭氣息；只是近二三天來香港政府在舉行開玩笑。

般的防空演習而已。沒有人想到戰爭會在明天清晨就光臨到這安定了一百年的海島上，更沒有人想到這一個休假日將是香港和平舒適生活宣告終結的最後一個休假日——渡過了這個平和的休假日，明天就面臨着戰爭！

還不足三個星期就到聖誕節了。會打算盤的商店老板，紛紛在作怎樣趁聖誕節做一筆好買賣的準備，賀年片五顏六色的放滿在玻璃櫥窗裏，「聖誕節大減價」的旗幟，飄揚在人行道上觸目的地方；一個百貨公司已經用棉花紮起雪白鬚鬚拿着機袋的「聖誕老人」，陳列在門口；郵政局催促那些預備寄聖誕禮物到美國去的先生小姐們：「如果不在這幾天內將禮物寄出，恐怕會無法把這些禮物遞送到你親友手裏。」因此，牠特地敬告這些要寄禮物的朋友們，×××號郵船就在這二天內開出遠離香港了。

天氣是那麼暖和，「中國內地怕正在下雪呢！」過慣舒適生活的香港寓公，他們正慶幸這裏沒有寒冷的冬天；「莫干山是避暑所在，但香港却是避寒的好地方。」還用不到吃火鍋，還用不到在西裝上再加一件秋季大衣，雖曾想到現在已經是嚴寒的冬天呢？

一些好動的年青朋友們，他們消磨休假日的辦法，大多是作一次小小的旅行，目的地多

半是在九龍郊外；搭一個鐘頭的火車就可以抵達新界，或者元朗、粉嶺。帶一些麵包、牛肉、水果、糖菓，圍坐在草地上，吃着帶來的乾糧，呼吸一些鄉間的新鮮空氣，高興時在草地上互相來回的追逐，或者打一個時候的排球，厭倦了就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蔚藍色的青天。這一個星期日裏，有許多商店職員組成的旅行隊，搭趁火車去逛了這些地方；更有一些中學校的男女同學們，他們由老師領導，帶着鍋、碗、菜、肉，在山邊樹林裏煮起飯來，辛苦了幾個鐘頭後，團團坐在一起野餐，他們爽朗的笑聲和嘹亮的歌聲，很久還盪揚在這寧靜的山邊。

這一個星期日，記者和一些朋友們也作了一次這樣的旅行。因為搭火車誤了時間，就趁了擁擠的公共汽車去了小西湖，那算是九龍的一個名勝地；在那裏曾經碰見了許多男女學生在嬉笑中追逐，在和平寧靜的空氣裏渡過了休假日。

回到香港，已經天快黑的時候；一個討論日美戰爭會不會爆發的座談會正在熱烈地舉行。是根據各方面條件看起來，日美戰爭是一定要爆發的；但不至於在短期內。因為，誰想到野村、來栖正在華盛頓舉行「誠懇」的談判，而派遣他們的政府却正在作戰爭

的準備呢？

前幾天，香港政府的華人代表曾經作過一次廣播，他用不起勁的口吻，代表香港政府勸告市民疏散。沒有具體的疏散辦法，沒有說明已經迫近的危機，市民們對於這樣的勸告可以說很少有人去理會的，他們已經有過一次以上的疏散經驗——起先是慌張的離開了香港，結果是平靜無事，又回歸了香港。以前被疏散到澳洲去的英國官員的太太們，她們這一番兩次要求回到香港來會晤她們丈夫的丈夫；香港的丈夫團和澳洲的太太團，都在設法利用無線電廣播互相問安；澳洲的人太團還曾經用了許多理由來說明非回香港不可的道理。

晚報上用大字標題刊出了羅斯福總統呼籲日皇停止戰爭的電訊，並沒有引起這裏很大的注意；夜晚的馬路上依舊可以看到開到香港不久的加拿大兵和皇家士兵，穿著皮靴響亮的過市，他們依舊進酒吧間跳舞場，和平日一樣，在安排他們的休假日。

據說在最後一場電影——九點到十一點的時候裏，在各電影院的銀幕上，都映出通告士兵即刻歸隊的告白，接着不久，香港總督又下緊急命令召集義勇隊入伍；但那消息除了報館和義勇隊有關的人士知道外，全香港九龍一百六十萬以上的人們，有的正在跳舞場裏沉醉於

爵士音樂，有的則在電影散場後，還坐在咖啡店裏；有的游山旅行奔走了一整天，已經倒在床上度過休假日最後的幾個鐘點；準備明天九點鐘，依舊上他的辦公室；做小販的還嘶破着嗓子在叫賣，苦力們在高樓起的水門汀上睡着了；戰爭開始爆發的時候，可以說香港還正在睡夢中呢！

二「真的？還是假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七點鐘，我起了床。九龍彌敦道上是和平時一樣的寧靜：幾輛汽車已經有了，但來回的次數很少；小汽車偶然的掠過，並不足以妨碍彌敦道上的安靜；幾家食品店舖已經陸續的卸下了店門，穿着乾淨的白色工作衣的伙計，還是倚着店門，閒着，瞧住過往稀少的行人。

沿着海山的兒童公園，草地上，我緩緩的踱着。剛吃過早點，拿着早上才送來的報紙，坐下椅子打開來，第一條大標題還是羅斯福呼籲日皇停止戰爭的消息。才一刻，忽然聽到隆隆的飛機聲，一陣猛烈的炸彈爆炸聲跟着響起來，高射炮亦隨着發出聲音了，炸彈與高射炮聲連成一片，劃破了早上寧靜的空氣。

幾個散坐草地椅子上的人，立時站起來向着落彈方向看過去，那面已經冒起黑烟起火了

。不一刻，一輛疾駛的救火車掠過我們的前面，異樣的喇叭聲。怪刺人耳朵，我正猶豫着想回去，旁邊一位穿西裝的青年朋友像感嘆一樣的說：「好逼真的防空演習啊！」

才一刻，又聽到了飛機聲。高射砲重又響起來，我趕緊的躲在一間大酒店的樓下；那裏早已站滿了許多外國人和少數中國人。沿馬路住宅裏的外國人，男的女的，有的站在大門口，有的倚着窗門望住外面，不安和恐慌滿堆在他們的臉上。一個年老的英國人，用英語罵着一個正在路上奔跑的男子，他高叫着趕快躲到房屋地下，去，炸彈每響一下，他便自然的將身體擺動一下。

「是防空演習還是戰爭爆發呢？」

大家互相觀望着，互相訴說着各人不同的意見：一個肯定的說，「有百分之七十是防空演習」，他爲着證實他的觀點，舉了一下今天早上的報紙「報上一些都沒有說起戰爭已經逼近了啊！」但，另一個反駁了，認爲這也許是戰爭爆發，「假的演習決沒有那樣逼真的，那邊近啓德飛機場的房子不是起火了嗎？」

近飛機場方向的房子確實已經起火了，遠遠的，已經可以望見冒起的黑烟。「是戰爭爆

發呢？還是防空演習呢？」「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沒有人願意這是戰爭的來臨，希望它仍是防空演習的倒着實有許多人。

那個大酒店的一個華人賬房，他匆匆從另一個地方跑回來，急促的話聲變成了斷斷續續，他用英語向大家訴說：「七點鐘，七點鐘，戰爭已經到了……。」「戰爭」！這是一顆小炸彈，在每一個人的心底爆炸開來。這一句話的威力，遠超過在附近爆炸的炸彈！

當我回到彌敦道的時候，一些已經開門的店舖，紛紛在重新上起店門來，路人都帶着一個震盪的心，匆匆的走着，站立在馬路邊的閒人特別多，他們都在探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警報解除了以後，無目的的路人像有緊急事在心里那樣跑着，看到一個熟人，立刻就問：「是真的？還是假的？」回答大多是很模糊的。住在屋裏的人，紛紛跑出來，看看街上的動靜。街上依然是熙熙攘攘的有許多行人，間或有一輛急駛的軍用車在人叢中飛快的掠過。許多人準備立刻從九龍過海到香港去，但是平日只要八分鐘就可以過海的所有輪渡、渡口，都已經不准市民們自由來往了，停立在輪渡口等待過海的有一大堆人，因為現在才九點鐘，照

平日習慣，正是上寫字間的時間啊！

官方還沒有正式發表戰爭已經爆發的告白，但，靠近啓德飛機場附近的居民已經紛紛向尖沙咀碼頭那個方向逃來了；他們帶來了證實戰爭的消息。他們不僅看到了丟炸彈的飛機上有兩塊大紅的膏藥，而在他們附近的房子，已經有好多處中彈起火了。

大早，近飛機場的居民們還多在睡夢裏，輕輕的警報聲，並沒有把他們從牀上喊起來，忽然，一顆炸彈從頭上落下來了——日本飛機師的技術就這樣的不高明，目標在飛機場，炸彈却落在附近的民房裏，於是一些還在牀上沒有起來的人，還沒有弄清楚那裏來的敵人，就被炸得血肉橫飛了。

近飛機場的居民們證實了戰爭的消息，於是立即有人想起了九龍還有幾家日本人開的商店，當大家擁到日本商店門口的時候，只見店門是半掩半開的，門板有的已經打破了，據那些商店隔壁的隣人說：大清早就有香港政府的警察匆匆的來敲門，但裏面連一些阿首都沒有，於是警察們就動起手來，劈拍一陣衝進屋裏，已經找不到一個人影，原來那些日本僑民已經跟隨着他們的領事，在昨晚乘最後一次離開香港開往廣州的輪船全部溜走了。

這時候店舖已經沒有交易，一些急於要貯藏一些糧食的人，便四出找覓熟悉的店舖。不用說貨價立刻漲了，賣一些東西給你還得要很大的面子。店夥急忙忙的，有時候多給了貨物，有時候又少算了錢。馬路上已經有政府的防護人員穿着制服來回的走着。人們可還是亂得一團糟，在來回打聽戰爭是不是真的爆發了的消息。

因為九龍沒有報館，所有的報紙全部集中在香港，香港和九龍間交通隔絕了以後，這中間的距離似乎是無法計算了。九龍的居民們眼巴巴的等望着香港方面報紙的號外，但一直等到晚上，還沒有聽到「號外」「號外」的叫賣。

於是探聽消息的多集中在警察和防護人員身上；可是他們一樣的答不出所以然來。他們只知道香港有戰爭了。和九龍相連接的新界敵人怎麼樣？香港以外又怎麼樣？是不是日本已對英美宣戰了？這些，都沒有人能作一個詳盡的回答！

警報一次接連一次的叫着。這一次才解除，馬上第二次又接上了。飛機老是在新界那方面打轉，警報是在新界見到了飛機時候發出的，由新界到市區的飛機航程不過幾分鐘，因此，一次長長的解除警報還沒有完了，而短促的緊急警報又接着響起來。市民們是來不及逃避

的，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躲在四層或者三層樓下面，坐在扶梯上束束的發抖。他們都是在這
個天堂似的海島上安定了好幾年的，大都沒有遭遇過戰爭的磨煉，一日猝然爆發了戰爭，他
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比較平安些；炸彈每嚮一下，他們便慌亂了一下，胆小的女人嚇得哭出
聲來，她們擠在屋角裏，怨恨地下沒有洞讓她們鑽了下去。

我在一個朋友那裏收聽上海的德國電台廣播，一口很地道的國語，一個女人的聲音，在
報告今天世界上發生重大的變動：日本已對英美宣戰；日本的軍艦正向珍珠港突擊；上海日
軍威迫黃浦江中的英美軍艦投降，炮戰在進行中，同時，日軍已經越界開入了公共租界，還
說市民秩序良好，表示歡迎。最後她報告香港已經第一次遭到了空襲，日本飛機在啓德飛機
場投下了炸彈。